

双飞翼

王蒙

把吴语越语融入普通话的写法，
很聪明。王蒙的《双飞翼》是作者
在文革期间写的一首诗，它表达了作者
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内心深处的苦闷和
对自由的渴望。这首诗的语言非常含蓄，
充满了象征意义。作者通过描绘双翼的
飞翔，表达了他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这首诗是王蒙在特殊年代创作的代表作
之一，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心
世界。王蒙在诗中巧妙地运用了双翼的
意象，使整首诗充满了诗意和哲理。读
这首诗，能让人感受到作者那颗不屈不
挠的心。这首诗不仅是王蒙个人的艺术
创作，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它让
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内心世界，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殊年代的真实
面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I206.2

131



双
飞
翼

2
2
52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飞翼 / 王蒙著. —2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8

ISBN 7-108-02536-1

I. 双... II. 王...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清代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7762 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 数 164 千字

印 数 20,001 - 25,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双飞翼小语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心可以有。

一翼是小说，一翼是诗歌。

一翼是明清小说，一翼是唐诗。

一翼是《红楼梦》，一翼是李商隐的诗。

我对这双飞翼情有独钟。在出版了《红楼启示录》以后，谨把新写的谈“红”与说“李”的文章汇集为这本小册子。

心有灵犀一点通。

有吗？灵吗？通吗？请读者批评。

一九九五年七月酷暑中

目 次

1	双飞翼小语
	关于李商隐
3	一篇《锦瑟》解人难
14	再谈《锦瑟》
22	《锦瑟》的野狐禅
28	雨在义山
49	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 一些理解
73	通境与通情 ——也谈李商隐的《无题》七律
90	混沌的心灵场 ——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
	关于《红楼梦》
115	作为小说的《红楼梦》
155	变奏与狂想 ——门外红学妄谈

171	天情的体验 ——宝黛爱情散论
197	“搜检大观园”评说
226	贾宝玉论
272	伟大的混沌 ——与新闻学院学生谈《红楼梦》
297	钗黛合一新论 ——兼论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
311	《红楼梦》序
315	《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关于李商隐

一篇《锦瑟》解人难^①

“一篇《锦瑟》解人难”，从北宋到清代至今，许许多多学人诗家讨论李商隐的《锦瑟》，深钩广索，密析畅思，互相引用，互相启发，互相驳难，虽非汗牛充栋，亦是洋洋大观。一首仅仅五十六个字的“七律”

① 注：本文参考了下列书刊：《李商隐诗集疏注》，两卷本，叶葱奇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谈艺录》（补订本）钱锺书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李商隐研究》，吴调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二次印刷本。《李商隐传》，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李商隐〈锦瑟〉诗众笺评论说》，周建国作，《唐代文学》一九八二年二期。《李商隐诗选》，安徽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如何确解李商隐诗》，杨柳作，《古代文学研究集》收，文联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版。《唐诗风格美新探》，王明居著，文联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版。《唐诗论文集》，刘开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李商隐诗选》，陈永正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加题目不过五十八字，几乎所有的解人都认为此题不过取首句头二字，相当于无题，那就是56+2-2还是五十六字了) 引发这么聪明智慧学问考证来，在诗歌研究领域，确实并不多见。

“追忆”“当时”，笔者则是在没有什么学问考证的情况下读这首诗的。少年时代，初读《锦瑟》便蓦然心动，觉得诗写得那么忧伤，那么婉转，那么雅美。虽不能解（如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望帝化杜鹃的典故，根本想不到类似“锦瑟”“玉烟”“珠泪”的字面上）谈不上“隐僻”（明代诗论家高棅对商隐诗风的概括）的字词也联结着那么多书卷掌故，却能欣赏，并能背诵上口。其意境、其情绪、其形象的幽美与形式的完美，其音乐性，似乎都是可以用现代人平常人平常少年的平常心感觉到的，也是完全接受得了的。

及长及今，病中凭兴趣读了些与商隐诗与《锦瑟》有关的书文，才瞠乎于解《锦瑟》之复杂深奥纷纭。宋代刘攽提到“锦瑟”是令狐楚家丫环的名字。宋黄朝英又假托苏轼名义说此诗是咏瑟声的“适、怨、清、和”。清朱鹤龄、朱彝尊、冯洗、何焯、钱良择以及今人刘开扬先生等认为是悼亡诗。何焯、汪师韩以及今人叶葱奇、吴调公、陈永正、董乃斌及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诸先生，则认为此诗是诗人回首生平遭

际，有的还特别强调是政治遭际之作。吴调公先生明确此诗应属于“政治诗”，而须与例如多首《无题》属于爱情诗相区分。叶葱奇先生认为此诗“分明是一篇客中思家之作”。程湘衡以为“此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就是说以此为序，概括回顾反思自己平生诗作。周振甫、钱锺书二先生亦主此说。钱先生在《谈艺录》中更具体分析锦瑟犹“玉琴”喻诗，首两句言“景光虽逝，篇什犹留”，三四句言作诗之法，五六句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七八句言“前尘回首，怅触万端”，等等。

笔者才疏学浅，不敢炒热饭而露底虚，这里只不过是探讨一个问题：何谓解诗，何谓诗解，何谓解人，如何区分解诗的正误，如何解释一般人时人对这一难解的诗的喜爱呢？

“诗无达诂”说明了解释的困难，但也没有说“诗也无诂”。诗仍然是需要解释可以解释的，不准解释于诗无补，也行不通。那么我们平常所说的对诗的解释，究竟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意思呢？

第一层应是诗的字面上的意思，每个字、词、语、句和上下文关联的意思，包括文字的谐音、转义、语气、典故。没有这方面的起码知识和判定，当然很难读一首诗。例如“此情可待成追忆”句，有解释“可待”为“岂待”之意，而我们的旧诗是不标问号或逗号的，

这当然有点麻烦也颇有趣。“当时”亦有解作今时即现在的，与彼时即过去时不同，而我们的动词又不分加不加 ing 或者 ed。这样，“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锦瑟》最后两句，也就不好解释了。看来，字面解释亦殊不易。但一首诗能够长期流传广为流传，终应证明此诗整体字面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地方，只不过一些解释留有弹性、留有变通的余地罢了。

从字面上看，“锦瑟”就是“锦瑟”，何必是无题呢？援引诗中字为题即无题么？那为何不标无题呢？那时又没批过“无标题”。有题又如何？有的题力图把一切告诉读者，也有的题不过是个影壁，是个记号罢了。从锦瑟及其弦柱开始，写到华年，写到迷蝴蝶与托杜鹃故事，写到海、月、珠、泪与田、日、玉、烟之景观，归结为惘然之情。此诗是从锦瑟出发（是兴还是比还是赋就不能仅从字面上看了），写诗人的惘然之情的。这样说虽嫌浅俗乃至鄙陋，却应是探讨的出发点。对吗？

第二层是作者的背景与写作的触发与动机。就是作者因何要写此诗？这实际上是从创作论及作家论的角度来解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需要许多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氏的婚姻、王氏的天亡、商隐仕途之坎坷等情况，当然也就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等推

测。如不知旧版《玉溪生集》、《李义山集》多以此诗为开篇，也会大大影响诗序诗忆诗论说的信心。至于令狐家是否有婢名“锦瑟”？王氏是否喜奏锦瑟？商隐是否精通音乐适、怨、清、和之律与偏爱锦瑟这一乐器？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所谓“聚讼纷纭”，往往偏重于这方面的歧见。

这样的对作家创作背景缘起与创作过程的研究虽然符合从孟夫子到鲁迅的“知人论世”的主张，却也有两个难处。第一，往往缺少过硬的与足够的材料，特别是古代诗人作家的情况，常常是一鳞半爪，真伪混合。因此许多见解、推测、估计，论者一厢情愿的想象的成分有可能大于科学的、合乎逻辑要求的论断的成分。如《锦瑟》乃政治诗说，根据是李商隐一生政治上坎坷失意，却并没有他写此诗抒发政治上的不平之气的任何佐证。再如令狐丫环说，究竟今天谁能论证清楚令狐家有还是无这样一个丫环呢？即使确有这样一个丫环，又怎样论证《锦瑟》一定是为她而写呢？即使令狐家绝无此婢，又怎样论证李商隐毕生不可能遇到过一个名“锦瑟”的女子，引起他爱情上的怅然惘然之情呢？或谓“若说是一时遇合，则起二句绝不能如此挚重”（见《李商隐诗集疏注》第二页），这话当然深有其理，但做诗不是有由此及彼的“兴”法吗？从一个无缘相爱相处而又给自

己以美好印象的女子身上联想起自己的爱情生活爱情苦闷，联想起自己一生爱情上事业上政治上的不如意，这又为何不可想象呢？这里，不论是全称的肯定判断或否定判断，似乎前提都还不充分。纷纭聚讼的结果肯定是莫衷一是。

第二，即使作家死而复生，陈述讲明自己的写作缘起和过程，又如何呢？即使我们的论者掌握了可靠的“海内孤本”“独得之秘”以致能相当详尽准确地复述作家的写作情况，这些材料与论断的传记学史学意义仍然会大于它们的文学意义。我国古典诗作中，题明写作缘起的并不少，如王勃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人熟知，除了专门家谁又在意王勃此诗具体对象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概括性强，气势也好，其文学意义，社会乃至政治意义不知超过送少府外放做官多少倍！再如“访×××不遇”这一类的诗题，又怎能概括得了诗的具体意蕴？一个作家的写作缘起很具体很微小很明确，但是一篇感人的作品却往往包含着巨大深刻的内容，包含着作家本人的人格、修养、追求和毕生经验，包含着作家所处时代、国家、民族、地域许多特征，其内涵甚至大大超过作家自己意识到的，这不已是很普通的常识了吗？现在回过头来说《锦瑟》，即使证明它确实是写一个女子或一张瑟或瑟乐演奏的适、怨、

清、和，又能给《锦瑟》这首诗增加或贬损多少东西呢？

第三层，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诗的内涵，诗的意蕴。这既与作家创作缘起有关，又独立于作家意愿之外。拿《锦瑟》来说，则是它的意境、形象、典故和精致完美的语言与形式。一般读者喜爱这首诗，阅读吟哦背诵这首诗，应该说首先还是由于美的吸引。它的意境美，形象美，用事美，语言美，形式美，是充满魅力的。其次会着迷于它的惘然之情，它的迷离之境，它的蕴藉之意。“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两句琅琅上口，文字幽雅却绝不艰深。从锦瑟起兴，回忆起过往的年华，这个基本立意实在并不费解。“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回忆之中产生了（或弥漫了、笼罩了）类似庄生化蝶不知己身何物的迷惑，回忆之中又萌芽了类似化为杜鹃的望帝的春心。或解为去回忆那种类似庄生梦蝶杜宇化鹃的内心经验，也可以。就是说，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失落感与困惑感，更是一种幻化感：庄生化蝶，望帝化鸟，幻化不已。失什么感什么化什么？诗人没有说，一般读者亦不必强为之说。华年之思化为诗篇，生化为死，青年化为老年，胸有大志化为一事无成，爱情的追求化为失却，都说得通。“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神游沧海蓝田，神交明月暖日，神感珠泪玉烟，又辽阔又寂

寞，又悲哀（泪嘛）又温暖，又高贵（珠、玉、月、日）又无奈（有泪生烟，都是自在的与无为的啊），又阔大（海、蓝田）又深幽（泪也烟也转瞬逝去也终无用场也）又艳丽，又迷离又生动（孤立地解释中间四句其实是生动的），又阻隔（神秘）又亲切。这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咏田咏海，咏珠咏玉，不是咏瑟咏物，而是吟咏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精神生活，自己的内心感受。内心不过方寸之地，所以此诗虽有海田日月字样并不令人觉得诗人在铺陈扩张，此诗并无宏伟气魄。内心又是包容囊括宽泛的，其中不但有庄生望帝，蝴蝶杜鹃，沧海日月珠玉，而且有爱情，有艺术有诗，有生平遭际，有智慧有痛苦有悲哀，其核心是一个情字，所以结得明明白白：“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写惘然之情。为什么惘然？因为困惑、失落和幻化的内心体验，因为仕途与爱情上的坎坷，因为漂泊，因为诗人的诗心及自己的诗的风格。更因为它把诗人的内心世界写得太幽深了。一种浅层次的喜怒哀乐是很好回答为什么的，是“有端”可讲的：为某人某事某景某地某时某物而愉快或不愉快，这是很容易弄清的。但是经过了丧妻之痛、漂泊之苦、仕途之艰、诗家的呕心沥血与收获的喜悦及种种别人无法知晓的个人的感情经验内心经验之后的李商隐，当他深入再深入到自己内心深处再深处之

后，他的感受是混沌的、一体的、概括的、莫名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而是略带神秘的；这样一种感受是惘然的与“无端”的。这种惘然之情惘然之感是多次和早就出现在他的内心生活里，如今以锦瑟之兴或因锦瑟之触动而“追忆”之抒写之么（我倾向于此说）？或是从锦瑟（不论是一件乐器，两个字，类似“玉琴”的一个借喻典故或一个女子的名字，一个女子）得到即时——“当时”的灵感冲击从而获得了幽美婉转的惘然之情？对这两种可能的解释各人又如何能是此非彼呢？

此诗首二句与尾二句其实还是相当明明白白的。有了“思华年”做向导，有了“情惘然”做总结，也就不至于聚讼于庄生望帝沧海蓝田之间了。思华年思出了蝴蝶杜鹃泪珠烟玉，情惘然惘成了“迷”、“托”、有珠泪之沧海与生玉烟之蓝田。鄙陋之见，能无太廉价及少学乏术之讥乎？

第四层是欣赏者个人的独特的补充与体会或者某种情况下的特殊发挥。例如我在六十年代就对引用晏殊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来讲国际政治大为叹服。情种从《锦瑟》中痛感爱情，诗家从《锦瑟》中深得诗心，不平者从《锦瑟》中共鸣牢骚，久旅不归者吟《锦瑟》而思乡垂泪；这都是赏家与作者的合作成果。我们还可以设想，知乐者认为此是义山欣赏一